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六回 老同事勞心放冷箭 好朋友出力打圓場

話說馬靜齋見火已打滅，遂起身告辭。費春泉道：「叫他們衝口茶來，吃點子便點心去。」靜齋道：「不要了，我不餓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坐了我馬車去罷。」

靜齋道：「省得費事，我走出弄有東洋車，隨便叫一部是了。」

春泉送到門口，說了幾句對不起，點頭作別。靜齋獨自一人出了梅福裡，四下瞧瞧，齊巧東洋車一部都沒有，乃轉彎沿白克路而行。見南首火場上，兀自煙騰騰地，那煙卻都變成淡白色。信步行去，無奈地下被皮帶籠打得淋瀝瀝，像下過大雨一般，並且碎磚毀瓦滿地都是，七高八低，很難舉步。站著望時，覺有一股熱氣隨風吹來，夾著些灰塵氣，很是難聞。只得回步而西，抄向靜安寺路來。

此時馬路上靜蕩蕩地，來往的人一個沒有。月明如水，逼得電氣燈分外清澈，宛如置身水晶宮裡一般。忽見黑影裡一個無常鬼，直挺挺站著。靜齋嚇得一身冷汗，正欲發喊，那無常鬼倒走到亮裡頭來。呸，那裡是什麼無常鬼，是個頭包紅紮布的印度巡捕，不覺自己失笑。

走至轉角，齊巧有部東洋車，隨即跳上，並不講什麼行情，只說了洋行街三字，那車夫便飛一般從大馬路，經大新街，向法租界行來。一時行到，靜齋給了一角小洋，車夫也不爭論，拖著車子自去。靜齋舉手敲了幾下門，老司務開門。只道是孫達卿，一面開，一面便說「孫先生，你今天有個人來看過你兩趟，說是鄉下出來的。」

抬頭見是靜齋，才不言語。靜齋道：「孫先生也出去了麼？」

老司務道：「孫先生吃過夜飯出去的，說是去看個朋友呢。」

靜齋也就不問下去了。靜齋這夜住在店中，次日起身，老司務盥臉水伺候，卻暗地私議道：「我們這位馬先生，做是做了老大，一月裡不知可有三天住到店裡來。」

靜齋揩過面，叫老司務去叫了碗火雞面來吃過。踱進帳房，約略瞧了瞧帳。此時孫達卿已經回來，見過靜齋，靜齋照例詢問幾句話，老司務報說「靖記海味行毛先生來了。」

說著，惠伯已自進來，靜齋起身相見。惠伯道：「火油今日又跌了，要做倒做得，你到底如何？」

靜齋道：「跌掉了多少？」

惠伯道：「咪咁瑞記和鐵錨牌，都跌下五分。德富士卻不動。」

靜齋道：「看來還會跌麼？」

惠伯道：「再跌總不至於，指日客幫就要到了。客幫一到，辦貨的人多了，價錢就要漲呢。你究竟做不做？」

靜齋道：「我也沒有定見。」

惠伯道：「要做生意總要爽爽快快，三心兩意是不成功的。」

靜齋道：「並不是我三心兩意，實因上回吃油大裡虧受的太重，弄的店裡都支持不住。倘沒有這位新東家把店基盤下來，我這筆虧空拿什麼來彌補呢。」

惠伯道：「你真也因噎廢食了，吃油大管吃油大，做火油管做火油，那吃油大原不是容易的事，只消油簍裡插進一絲頭髮，或是棕絲，那油就不知不覺會沿出來。做這生意的就未免要吃虧。有部小說名叫《上海秘密史》的，敘得明明白白。你難道沒有瞧見過麼？」

靜齋道：「《上海秘密史》我也瞧過，記得是載紳宦人家卑污齷齪事情，及社會中欺嚇騙詐一切鬼鬼祟祟新奇的手段。吃油大的事，倒不曾留心。」

惠伯道：「這事也是欺騙裡頭的一種，你怎麼倒沒有瞧見，可謂粗心極了。只是現在吃火油，與吃油大是不同的，並沒有此種弊病，可以放心。」

靜齋道：「我現在開銷大不過、外快生意倒也不能夠不做。」

惠伯道：「要做現在也是個好機會，錯過了很為可惜。」

靜齋被說得心熱起來，當下就同惠伯趕到洋行，打了十萬箱的棧單，做店裡不著，支了往來莊家幾萬銀子，作為定銀。靜齋做事，原是潑慣的，此回又有毛惠伯壯了膽，那毛惠伯在火油裡頭很有經驗的，所以竟然大做起來。

靜齋平日同人家講論，總說生意除是不做，要做總要做得大，發財索性發財，整腳索性整腳，鬼眉鬼眼，賺煞也瞧的見，倒弄的大張曉論，沒個人不知。不如不做好多著呢。誰料棧單打定後，才過得兩日，火油又跌小了五分。靜齋還不在意，惠伯也說總會漲的。那知越望越跌，不到一禮拜，竟跌小了三角往來。靜齋在露水生意裡吃過虧，不敢再挺，趕緊出脫，卻又折掉了三萬塊錢。

實有湊巧，貨物剛剛出脫，客幫卻到了，火油頓時大漲，眼巴巴只瞧著他人發財，把個馬靜齋氣得幾乎要死。只是三萬銀子用著祥記春號名義借來的，現在沒款歸償，說不得只好用些偷天換日手段，東割西補，圖個暫時乾淨。誰料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竟又起起一個絕大風波來，弄的幾乎立腳不住。你道他怎樣一個風波來呢？且說這日，春泉在公館裡，正和姨太太對坐閒談，阿根忽奔上樓報說：「孫先生求見老爺。」

春泉道：「那個孫先生？我朋友中沒有姓孫的人。」

阿根道：「老爺怎麼說沒有姓孫的朋友，這孫先生就是我們號裡的管帳先生。老爺到上海第一個就認得他，怎麼說不是朋友。」

春泉道：「就是他麼，他叫甚麼名字？我又忘記了，倒又不便再問他，你可曉得？」

阿根答：「好像叫達卿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不錯是叫達卿，你叫他坐一會子，我就下來。」

阿根答應下去，春泉捏著支水煙袋慢騰騰走下樓去。跨進左廂房，達卿聽得腳步聲，早站起身伺候著。一見春泉，深深地打下拱去，口稱東翁。春泉一面招呼他坐下，一面叫阿根沖茶，寒暄幾句，就問來意。達卿道：「也沒甚事情，一來請請東翁的安，二來就為本號的事。東翁可曉得號裡就要支持不下了？此事於東翁身上很有點子關係。晚生吃了東翁的飯，既然曉得，就不得不告訴一聲。」

春泉道：「號裡生意很興旺，怎地會支持不下？靜齋昨天我還碰面，他也沒有說起呢。」

達卿道：「靜齋先生與東翁是至交，照疏不問親道理講起來，這件事晚生本未便說的。只是晚生素來有個偏見，以為賓東的交誼，就同君臣差不多；店裡的事情，就同國事差不多。吃著這家飯，做著這家事，只要與東家有益，與店裡有益，其餘就顧不得許多了。不然，晚生與靜齋先生多年的老同事，照私誼上講起來，今天到這裡來見東翁，晚生先擔的不是。」

春泉見他言辭燦閃，心裡頭不覺動了疑，就問：「店裡出了什麼亂子？靜齋奉職敢是有不稱職的地方麼？你老哥知道，不可不告訴告訴兄弟。兄弟是素來沒有存見的。」

達卿道：「東翁可曉得祥記舊東怎麼會破產的？」

春泉道：「靜齋告訴我說是做露水做倒的，是不是？」

達卿道：「做露水果然不錯，但做的是經手，並不是東家。靜齋吃油大受了虧，把店裡的錢賠了人家，店裡才支持不住。舊東受的虧，真是啞巴見娘，說不出的苦。現在舊東是倒了，靜齋卻依舊逍遙自在，靜齋好在口才來得，倒掉個巴東家，全不在他心上，只消三句話，又拼進了新東，那個經手是穩穩的世襲罔替。」

春泉道：「瞧不出此公居心竟這樣的不可問，可見交朋友一層很是可怕。兄弟初到上海，又如何知道。」

達卿道：「靜齋做事，素來心辣手狠慣了的，就靠著才能濟奸，無論如何人家總不會瞧破。他做露水生意做順了手，連連失敗，連連不怕。好在失敗了不過是東家晦氣，他老人家絲毫受不著傷損，只要做著了，卻就穩穩的發財。」

春泉道：「現在他做什麼露水不做？」

達卿道：「自東翁接盤了本號，他就借著東翁名譽，通了好幾家莊號，手裡活動了許多，連做三回露水。上兩回做的小，倒還賺幾十塊錢。這回做火油，做的大了，機會不好，竟折了三萬光景。他是個光身子，那裡來這許多錢，自然又總是東翁晦氣了。晚生怕東翁受他的累，所以特來關照一聲。」

春泉道：「竟有這許多麼？那還了得。我兄弟沒有這許多大家私供給他折本。兄弟馬上就要去問他，馬上就要去問他。」

達卿道：「東翁碰見靜齋，切不可說是晚生說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那我曉得。」

達卿又附著春泉耳朵，密密切切，談了好一會子，方才辭去。春泉送過達卿，飯也不吃就叫套馬車，趕到樣記春號。靜齋不在，只道在豔情閣院中。趕到那裡，豔情閣正在梳妝，回說馬大少絕早出去的。春泉沒法，重又趕回店裡，見靜齋已回來了。捏著支水煙袋，滿間亂轉，好似轉什麼心事似的。春泉道：「靜翁回來了？這幾天貴忙呀。」

靜齋一見春泉，頃刻滿面堆下笑來，連呼「春翁，今天怎麼這樣的早，兄弟方才失於迎迓，萬望恕罪。」

談笑自如，一點子沒有恐惶神氣，真不愧老奸巨滑。春泉也暗暗佩服，卻淡淡的開言道：「靜翁，兄弟今天來此，有點子小事要同你商量。兄弟接著家裡一封信，要回去一趟，大約總要一兩個月，才得再出來聚首。」

靜齋聽到這裡，面孔上頃刻露出快活的樣子。春泉又道：「這裡的事，種種要費靜翁的神，替兄弟照顧照顧。」

靜齋道：「那都是兄弟分內的事，不用吩咐得，自當竭力。春翁儘管放心是了。」

春泉笑道：「那豈有不放心之理。兄弟不放心，也不敢偏勞靜翁經手了。只是這月店，兄弟自接盤下來到現在，一應帳目及莊號往來銀錢款項，都沒有過目過，這會子既然要回去，少不得總要查一查，查清楚後，兄弟肚裡頭也有個存數，那往來人家的折子，總也要核對核對。」

靜齋聽了，不免暗暗發急。然而面孔上依舊一點子沒有露出來。開言道：「很好很好，幸而兄弟沒一點子弊病，不然可就僵了。」

春泉見他這樣的坦氣，倒疑達卿的話不確。隨道：「我們吃過飯就查對一查對如何？」

靜齋道：「很好，我們外邊去吃飯罷。」

春泉道：「就店裡吃了也一樣。」

靜齋知道他真個要查對，心想：「這事倒很難對付，要等他查出了責問，當著闔店許多伙計，自己顏面何在。並且說餞了，一時翻不轉起來，弄到個不堪收拾，經官動府，也未可知。我雖然不怕他，究也有所未便。自己在上海灘上，到底還要吃飯的。出了壞名聲，沒什麼好處。」

想來想去，還是自行檢舉的好。主意已定，開言道：「春翁，兄弟有一樁事，一竟要告訴你，一竟沒有告訴。今天可巧你來了，就趁空好與你談談，」春泉道：「什麼事，說得這樣的鄭重。」

靜齋道：「兄弟皆為幾個朋友談得起勁，一時難以回絕，答應了合做點子小伙生意。兄弟手頭一時沒錢，就借著店裡往來折子，向莊家調用了幾兩銀子。」

春泉道：「做點子生意也不要緊，但不知做的是什麼生意？」

靜齋道：「火油生意。兄弟因為談得起勁，也買了幾箱。」

春泉道：「想必總發財的了？」

靜齋道：「機會不好，略略短了幾文。」

春泉道：「調用了多少銀子，」靜齋道：「數目呢不大，通只有三萬塊洋錢數，橫豎到了結帳之期，由兄弟調還是了。兄弟做事情一向是磊磊落落，決不會拖累春翁的，請儘管放心是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靜齋，你當我是甚麼人，拿本號折子，私挪了這許多銀子，還說得這樣寫意的話，你事前又沒有知照我一聲半語，還說是磊磊落落。笑話的很，笑話的很。像你這種磊落行為，或者是你們貴處地方才行的去，這裡上海是不行的。現在你我友好在前，我也不同你說別的話，只限你一個月裡頭，把三萬洋錢歸清了，一筆勾消，不提舊話，朋友依舊是朋友。倘然辦不到，哼哼，那就怪不得我無情了。」

靜齋聽了，一點子氣都不動，依舊笑嘻嘻道：「春翁何必如此動怒。怪呢也怪不得你，這事沒有先行知照你，兄弟究有幾分的不是。好在兄弟在上海，還有點子手面，二三萬洋錢，不至於沒處設法，一個月就一個月，照限調還你了。」

春泉見他答應調還，才不言語。誰料靜齋的答應，不過是緩兵之計，到了期限將滿，又向春泉討情，懇求展限。春泉礙於情面，又答應了一個月。孫達卿便暗地慫恿春泉告狀，春泉道：「我已經答應了，如何可以翻悔。且再寬他一個月瞧罷。」

達卿見春泉業已答應，遂轉向靜齋道：「靜翁先生，春泉要告你了，我看倒不可大意，總要防備防備的好。」

那達卿意思，無非要兩面慫恿，慫恿得他們走開了，自己好穩穩的接手這掌櫃一席。那裡知道靜齋也是個能手，一得著春泉要控告自己的消息，就與春泉要好得比了平日還要利害。出出進進，總在一塊兒。又邀春泉到自已公館裡又麻雀，出妻見女，毫沒點子避忌。

靜齋夫人年紀已經三十出外，卻因善於修飾，粗望去不過二十一二光景。他那位小姐，小名兒叫做招弟，也有十六歲了。體態兒，模樣兒，更出挑得鮮花兒相似。靜齋夫人、馬小姐接待得春泉十分的慇懃。叔叔長，叔叔短，一片嬌滴滴聲音，叫得他全身蕩悠悠起來。弄不到幾天，母女兩人，早都弄上了手。那二萬銀子，自然無聲無息，一筆勾消了。

達卿白費了一番心思，依舊一點子好處得不著。眼看靜齋和春泉，共進共出，要好得一個身子似的，不由得不蟲蟲的氣，今暫擱過。且說費春泉，自有了馬家這一路，堂子裡蹤跡倒稀了好些。除了必罷不來幾個應酬外，總在馬家，談談講講。馬靜齋家倒成了春泉的公館。一日，春泉、靜齋、馬奶奶、馬小姐四個人一桌，正在樓上又小麻雀。忽地門鈴震響，打雜的上來報說有客來拜。靜齋起身道：「我去瞧瞧是誰，你們略等一下子。」

說畢匆匆下樓而去。委時，樓下喧鬧起來，爭論聲，嚷罵聲，夾著跺腳拍桌聲，婦女哭喊聲，一片聲沸沸盈天。馬奶奶、馬小姐怔得眼珠子定定的，齊說「什麼事什麼事？」

春泉道：「讓我下去瞧瞧。」

放下水煙袋，飛步下樓。見客堂裡一男一女，正在那裡對嚷對罵。靜齋插身中間，竭力的解勸。那女的卻不認識，蓬著頭。一股頭髮，拖在肩胛上。身上衣服，紐子也沒有扣好，翻出著半個大襟。下身裙子也沒穿，兩個褲腳管，一高一低，高的一隻露著雪白也似一段小膀子，一雙五寸不到的小腳，一隻穿著襪套，一隻穿著鞋，後跟上拖出二寸半巴的腳帶布，已沾累了好些的泥。滿面

淚痕，一團狠勁，在那裡帶哭帶訴的講什麼。再瞧男子時，不覺猛吃一驚，這男子不是別人，正是應酬場中一竟同檯面的李希賢。希賢見了春泉，面上露出十分的惶恐。春泉問：「為什麼事？」

靜齋道：「兩口子反目，是家庭間極尋常的事，這位就是希賢兄夫人呀。」

那婦人見有人問詢，宛如逢著清官了，就窮源反本，大套長篇告起狀來，向著春泉道：「這位伯伯，你聽聽，天下可有這個道理。我自嫁到他家，八年功夫，不知吃了多少的苦，爬東爬西，每天雞叫做到鬼叫，堪堪爬得有口苦飯吃，他竟就要享福了，逍遙了，同著三朋四友盡日盡夜到堂子裡去快活，全不想初到上海沒有生意時光，靠著我收幾件衣裳來洗，度苦日子，寒冰水凍，炎天烈日，那一日好不做。現在竟全都忘記了，這種人有良心沒良心。勸勸他，倒翻起兩眼，狠霸霸人都殺得。」

我氣昏了，索性不去說他，盡他去擾，也總算好的了。那知他越弄越不是，越變越壞透，變到現在，索性把我的衣裳、首飾都弄出去變錢花用，弄的我身上頭上，一點子插戴都沒有。頭不像頭，腳不像腳，終日蓬頭騷腦，丑的像花子一般，這倒也不必去說他。我好歹都是他的場面，人家說起來總是他的老婆，我要好看來做什麼。那知他見我這樣，索性連我姊妹淘裡的東西，都拿去弄掉了。」

我有個小姊妹，因為夫妻相罵，把許多首飾寄存在我處。我見一個鑽戒，樣子好不過，就隨便套在指頭上，被他瞧見了，硬要借去戴戴。我告訴他不是自己的東西，他說戴一戴就拿回來的，硬在我指頭上捋了去。我再三向他說明不是自己之物，萬萬不可弄掉，他連說曉得。誰料出去後，一連兩夜沒有回家，第三天回家鑽戒已沒有了。問他總是不回答，伯伯你想，這戒子是人家的，弄掉了叫我拿什麼來還人家，還有什麼臉子去見人。我問得急了，他就誑我，說馬家伯伯知道的，只要去問馬家伯伯。我就逼著他回來，現在馬家伯伯說是不曉得，所以我又同他跳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鑽戒可是龍爪式的？那粒鑽有點子長圓形的，是不是？」

希賢夫人跳起來道：「是的，伯伯在那裡瞧見過，謝謝伯伯，告訴告訴我。」

希賢忙咳了一聲嗽，以目暗止春泉。早被他夫人瞧見了，劈面呸了一口道：「你這沒良心的懶料，你撩脫我姊妹淘裡的東西。人家好意要告訴我，你還要禁止人家。我這條命不要了，和你拼了罷。」

春泉恐怕他們鬧出事來，忙道：「不要吵了，我告訴你罷。這只戒子，希賢兄不是前天又麻雀輸了錢拿來抵給周介翁的麼。」

希賢道：「戒子是在周介山處，怎好意思向他要回，那是很難為情的。我在場面上還要走走的呢。」

他夫人接口道：「你難為情，我不難為情的麼。你要場面，我不要場面的麼。快去快去，拿回了戒子，別的事情我都不管你的帳。」

希賢站著不肯走，他夫人道：「你不肯去也好，慎記經租帳房，我也認得的，我也會去。」

說畢，旋轉身就跑。希賢只得跟著走。春泉、靜齋趕送不及。且說希賢夫婦，一口氣趕到慎記經租帳房，希賢夫人踏進門就問：「介山先生在麼？請他出來，快拿戒子還我，快拿戒子還我。」